

408

春秋輯傳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元春

謄錄監生臣嚴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輯傳卷二

明 王樵 輯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弑君故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

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

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

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

故謂

弑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

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

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

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此明

統例耳與弑尚然况親弑者

啖氏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

嗣子為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

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

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極前定位之初

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畢之後

春秋所書是也凡先君

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穀梁云繼正即位正也

此說是也

文成昭襄哀等五公是此例也

凡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

位之禮

不忍行也

穀梁云繼弒君不書即位正也此說是

也

莊閔僖三公是

凡繼弒君而行即位禮非也穀梁云桓公

繼弒君而行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公羊云宣公繼

弒君而行即位其意也是也問春秋朱子曰此是

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耳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事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于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胡傳桓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

高氏曰隱公被弑經但書薨而賊不見主名嗣君實與其故而無以為別則後之觀者安

知賊之為誰乎故著其篡立之罪特書其自即位者以不弑自弑也美惡不嫌同辭或

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
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
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
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
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
得為夫人毋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
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

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按惠公違禮再娶既以仲子為夫人則必以桓公為適嗣此等在惠公生時其論已定故隱公不敢違特以桓少而攝實攝也非讓也迹隱

公之平生亦非能輕千乘之國者故謂其讓桓謂其
探惠公之邪志而成之皆非其實其及鍾巫之禍者
以桓既長矣而隱猶據乎其位眷戀遲回羽父疑其
有不反之心故請殺桓公以求太宰使隱公因是決
以授桓猶不為晚乃曰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
老焉其眷戀不決如此故羽父反譖公于桓公而請
弑之反譖公者謂公欲殺桓也其事情本未實如此
乃若桓公大惡又何攝讓異評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杜氏曰公以簒立而修好于鄭鄭因而迎之成禮于

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

盟在下

垂犬丘衛地也左傳

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公羊傳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有

上有

舊有皆字
今去之

朝宿之邑焉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

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程子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

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

為會以求之復加以璧

祊薄于許故
又加之以璧

朝宿之邑先祖

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按假鄭伯

之詞也春秋因而書之不沒其實而足以見其失公

羊曰為恭也春秋之時冒為非禮非義者皆必有詞

以自文易田而曰假襲紀而曰朝夫子傷周之敝曰

利而巧文而不慙於春秋著其事以見王化衰而人心之壞也甚矣鄭伯之欺也欲甚段之惡則其詞若不敢違姜氏之欲伐許而據之則其詞若已德之不足以有許而煦然於許叔者期以復奉其社稷而鄭國有請謁焉射王中肩而使勞王問左右皆為恭之類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結祊成也 胡傳垂之會鄭為主故稱會越之

盟魯志也故稱及夫弑逆之人鄭與之盟以定其位
其罪大矣杜氏曰越近垂地名按鄭莊挾桓之
惡而有所要既得許田而後與之盟盟曰渝盟無享
國蓋定弑逆之賊而結以同好誓以不渝猶前者宋
魯諸國黨州吁之意也左傳以為結祊成不知此與
祊事迹若相承而情不復相涉矣

秋大水

書水災
之始

程子曰君德脩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

陰沴宜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宣公之子與夷使馮出居
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於宋於是自隱四年
以後鄭宋交兵大抵以馮故也殤公不能以恩處親

以義決疑而輕聽讒人之交鬪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則信有之孔父職為司馬而不能諫律以大臣之道固不能無罪矣華督蓋馮之黨也伺間久矣至是因民心內離鄭援外固殺孔父而奪其兵權因弑殤公而人莫敢動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魯齊陳鄭皆有賂遂相宋公凡督之本末如此左氏殺孔父取其妻之說蓋謬聞也而公羊義形於色之云亦緣文生義耳人臣死君難例書曰及孔父荀息仇